

Richard Yates

The Easter Parade

复活节游行

[美] 理查德·耶茨 著

孙仲旭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Richard Yates

The Easter Parade

复活节游行

[美] 理查德·耶茨 著

孙仲旭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活节游行/(美)耶茨(Yates, R.)著;孙仲旭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

书名原文:The Easter Parade

ISBN 978-7-5327-4920-1

I.复… II.①耶… ②孙…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0010号

Richard Yates

THE EASTER PARADE

Copyright © 1976, Richard Yat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9-565号

复活节游行

[美]理查德·耶茨 著 孙仲旭 译

责任编辑/李玉瑶 装帧设计/王晓阳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18,000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ISBN 978-7-5327-4920-1/I·2752

定价:20.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512-52219025

译者序

孙仲旭

美国作家理查德·耶茨(Richard Yates, 1926—1992)曾被英国《泰晤士报》称为“被遗忘的最优秀的美国作家”。耶茨是真优秀,也真的被遗忘过。他被认为是“焦虑时代的伟大作家”,有人把他和写“爵士时代”(美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菲茨杰拉德相比,他的影响遍及雷蒙德·卡佛、安德烈·杜波依斯等一大批美国当代现实主义作家。然而他的好几本作品都叫好不叫座,九本书的精装本销量无一超过一万两千册。他于1992年去世后,出过的几本书都已绝版。到了1999年,知名小说家斯图尔特·奥南在著名的政治及文学刊物《波士顿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失去的理查德·耶茨世界》,为耶茨长期被忽视大鸣不平。奥南逐篇详细分析了耶茨的作品,认为耶茨不仅是位好作家,而且他的作品代表了美国经历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战后经济繁荣之中的混乱,并预言他的作品会像菲茨杰拉德、福克纳的作品一样,一度被忽视,然后卷土重来。

奥南的文章发表后有了一定效果,自2000年起,耶茨的长

篇小说纷纷再版,他的短篇小说也出了全集。而对耶茨身后名气推动最大的,则是耶茨的同名长篇小说处女作《革命之路》电影版于2008年12月上映,并成为当年最有影响的电影之一。

本文要谈的是耶茨1976年出版的小长篇《复活节游行》(The Easter Parade),这本书可以说是耶茨的“女性小说”。小说的第一句话,就为整本书定下了调子:“格兰姆斯家的两姐妹都不会过上幸福的生活,回过头看,总是让人觉得问题始自她们父母的离婚。”小说的中心人物为妹妹爱米莉,其他主要人物还包括她的离异母亲以及姐姐萨拉。姐妹两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姐姐萨拉循规蹈矩,未上大学,嫁了一个军工厂工人,育三子,当专职主妇,似乎生活美满,只是到了后来,爱米莉才得知她长期忍受家庭暴力,并且染上了酗酒的毛病(两姐妹的母亲也是),却又缺乏谋生能力,所以无法离家出走,最后死得也似乎有点不明不白,妹妹怀疑是丈夫殴打的结果。爱米莉与姐姐在各方面都很不一样,虽然她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踏入社会,行事上却有后来的女权主义者的影子。她大学毕业,性格文静。她结过一次婚,她的丈夫性无能并且有点心理变态,导致两人离婚。后来爱米莉虽然先后有过多个男友,却一直未能再婚。随着父亲、母亲、姐姐先后离世,长期同居的男友与其分居的妻子复合,最后爱米莉在世上孑然一人。雪上加霜的是,快五十岁时,她的职业生涯走到了尽头:工作越来越不顺利,出了一次差错后,她从长期供职的广告公司辞职。她选择辞职,而不等公司来炒掉自己,这样损失了一笔补助,她为保住尊严付出了代价。后来她长期失业,这种生活进一步影响了她的情绪,以至于希

望自己能像母亲、姐姐以前那样,住进免费的公立精神病院,而且也像母亲和姐姐一样,染上了酗酒的毛病。最后她寻找微薄的亲情,去二外甥家探亲,却在见面后马上跟外甥吵了一架,暗示以后这方面也不容乐观。

情节就是这样,这本书名虽为《复活节游行》(在美国,在许多城市一年一度举行的复活节游行是普天同庆之时),其实是种反讽,具体提到的那次复活节游行,只是姐妹两人青少年时一个少有的无忧无虑的时候。故事是如此的惨淡,耶茨仿佛已经看透一切,执意要把以主人公爱米莉一家为代表的美国中下层生活中所有的不如意展示出来。耶茨的一番话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写作并进入作者及其笔下主人公的内心:“如果说我的作品有一个主题,我怀疑这个主题并不复杂,那就是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种无法逃脱的孤独中,他们的悲剧也在于此。”

《复活节游行》这样一本内容令人唏嘘的小说,得到的评价却很高,盛赞者不乏库尔特·冯内古特、朱利安·巴恩斯、琼·迪迪昂这样的名家。的确,能把如此多内容放进一本薄薄的小长篇中,描写了几位女性的人生,展示了作者高超的写作能力,情节上绝不拖泥带水,文字像刀子一样直插人心。耶茨最有名的知音库尔特·冯内古特称:“福楼拜以来,少有人对那些生活得苦不堪言的女性抱以如此的同情。”英国女作家凯特·阿特金森称耶茨是位“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家”,这本书“催人泪下”。但是会有人喜欢读这样一本冷冰冰的书吗?我不知道,只知道耶茨写的是未经粉饰的生活,在压力无处不在、忧郁症盛行的

今天,某种程度上说,读这样一本书差不多是找罪受。不过几年来,我一直记着卡夫卡的一句话:“我觉得我们应该阅读那些伤害我们和捅我们一刀的书。”有时候,我们并不是单单为了愉悦才读书。我在读过一些能以文字的力量撕扯人心的作品后,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文学的另一作用,是要记录和剖析生活,尽管是也许不堪忍受的生活,并给读者带来情感体验。读这种书,能帮助我们认识自身及外部的环境,它可能让你流泪,但并不会真正伤害你。让自己的心灵接受艺术的一番洗礼,对读者而言,只会有好处。王尔德的话也许夸张了些,但不无参考作用:“通过艺术,只有通过艺术,我们才能完善自身;通过艺术,只有通过艺术,我们才能让自己避开实际生活中后果不堪的危险。”

你准备好读这样一本书了吗?

献给吉娜·凯瑟琳

第一部

第一章

格兰姆斯家的两姐妹都不会过上幸福的生活，回过头看，总是让人觉得问题始自她们父母的离婚，那是在一九三〇年，当时萨拉九岁，爱米莉五岁。她们的妈妈——她鼓励两个女孩叫她“普奇”^①——带着她们离开纽约，搬到新泽西州的特纳弗莱，住在一幢租的房子里，她觉得那边的学校要好点。另外她也想在郊区的房地产界有番作为，结果并不可行——她那些目标为自食其力的计划中，可行的很少——两年后，她们又搬离了特纳弗莱，但是对两个女孩来说，那两年令人难忘。

“你们的爸爸从来不回家吗？”别的小孩子会这样问，总是主要由萨拉来解释离婚是怎么回事。

“你们还能见到他吗？”

“当然能。”

“他住在哪儿？”

“纽约市。”

“他是干什么的？”

“他写标题，给纽约的《太阳报》写标题。”她说话的口气，显然是要让他们应该觉得这很不简单：谁都能当个华而不实、并不可靠的记者或者像负责改稿的编辑，整天干苦活累活，可是写标题的，嘿！他每天通读林林总总的新闻，挑出突出的要点，然后用几个精挑细选的词来总结，巧妙地编排进有限的空间——这是一位水平高超的报人，配得上爸爸这一称呼。

有一次，两个女孩子去市里看望他时，他领着她们参观了《太阳报》报社，她们什么都看到了。

“头版准备开印了。”他说，“所以我们去印刷车间看看，然后我带你们去楼上参观。”他陪她们走下一段散发着油墨和新闻纸气味的铁制楼梯，走进一间很大的地下室，里面有一排排高大的轮式印刷机。到处都有工人在忙碌，全都戴着挺括的方形小帽，是用报纸巧妙叠成的。

“他们干吗戴纸帽子，爸爸？”爱茉莉问。

“嗯，他们很可能会跟你说是为了不让油墨沾到头发上，可我想他们只是为了戴着显得精神。”

“什么叫‘精神’呀？”

“哦，意思嘛，可以说就像你的那只熊，”他手指着那枚小熊形状镶石榴石胸针说，那天她别在自己的衣服上，也希望他能看到。“那就是一只很精神的小熊。”

他们看着刚铸好的曲面金属制纸型在传送带上滑行，扣紧

① 原文为“Pookie”，此处用做昵称。

到圆筒上,然后一阵铃响,他们看着印刷机转动。脚下的钢制地板颤抖起来,让人感觉发痒,另外,噪音充满耳膜,让他们无法交谈,只能面带微笑地互相看着,爱米莉用手捂着耳朵。往四周看,都有长长的白色新闻纸通过机器,印好的报纸绵绵不断地出来,很多很多份整齐地摞在一起。

“你们觉得怎么样?”他们上楼梯时,沃尔特·格兰姆斯问两个女儿,“现在我们要去看市内部。”

那里数不清有多少张办公桌,人们坐在桌前用打字机噼里啪拉地打字。“靠前边那儿,几张桌子推到一起的地方,就是市内部的办公桌,”他说,“那个讲电话的秃顶男人就是城市版编辑,旁边那个男的更重要,他是执行编辑。”

“你的办公桌呢,爸爸?”萨拉问道。

“哦,我在稿件部,靠边上,那儿,看到了吗?”他指着一张黄色木头做的半圆形大桌子。一个男的坐在中央位置,另外有六个人坐了一圈,在阅读或者用铅笔写东西。

“你就是在哪儿写标题吗?”

“嗯,写标题是一部分工作,是的。是这样的,记者和改稿的人写完报道后,交给送稿员——那边的小伙子就是送稿员——他把稿件拿给我们。我们检查一遍语法和拼写,撰写标题,然后就可以付印了。喂,查理,”他跟一个去饮水机路上经过他们身边的人说,“查理,我想让你认识一下我的两个女儿。这是萨拉,这是爱米莉。”

“嗨,”那人弯下腰说,“真是一对小可爱。你们好吗?”

接着,她们的爸爸带她们去了电传打字室,在里边,她们看

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电报,然后她们去了排版室,所有内容都在那里用铅字排成版面。“你们准备好去吃午饭了吗?”他问,“要不要先去下卫生间?”

他们走出去,在春天的阳光下穿过市政厅公园时,他抓着她们俩的手。她们都是在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外面又罩了件薄大衣,穿着白袜和优质皮革的黑鞋子,而且她们都长得漂亮。萨拉的皮肤黑一点,一副信赖人的天真表情,她在这一点上一直没变;爱米莉比萨拉矮一头,金黄色头发,长得瘦,表情很严肃。

“市政厅没什么看头,不是吗?”沃尔特·格兰姆斯说,“树林那边的那幢大楼看到了吗?那是《世界报》——以前是,应该这样说;去年关门了。美国最出色的日报。”

“嗯,可是现在《太阳报》是最好的了,对吧?”萨拉说。

“哦,不是,亲爱的,作为报纸,《太阳报》其实不怎么样。”

“是吗?为什么?”萨拉一副担心的样子。

“哦,它有点反动。”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非常、非常保守,非常亲共和党。”

——“我们不是共和党吗?”

“我想你们的妈妈是,我不是。”

“哦。”

吃午饭前,他喝了两杯酒,给两个女孩要了姜汁无酒精饮料。后来,在她们大口大口地吃皇家奶油鸡和土豆泥时,爱米莉开口说话,这还是他们离开报社后她第一次说话:“爸爸?你是不喜欢《太阳报》,干吗还要在那儿工作?”

他忧郁的脸上——两个女孩都认为他的脸长得帅气——露出疲惫的神情。“因为我需要有一份工作，小兔子，”他说，“工作越来越难找。哦，我想如果我很有才华的话，也许可以换换地方，可我只是——你知道——我只是个负责处理稿件的人。”

没有多少可以带回特纳弗莱，但至少她们还可以说他是写标题的。

“……你要是以为写标题容易，那你可就错了！”有一天放学后，萨拉在操场上跟一个无礼的男孩说。

但爱米莉是个坚持精确的人，一到那个男孩不可能听到时，就提醒姐姐那些事实：“他只是个负责处理稿件的人，”她说。

埃斯特·格兰姆斯——或者叫普奇——是个性格活跃的小个子女人，她的生活，似乎是全力为了达到或者维持一种难以定义的特点，她称之为“派头”。她研读时装杂志，衣着颇有品位，也尝试过各种发型，可是她仍然眼神茫然，而且她从未学会涂唇膏时，不要涂到嘴唇以外。这让她看上去一副拿不准什么事、不知所措、容易受伤的样子。她发现有钱人比中产阶级派头更足，所以她在养大两个女儿时，力争让她们拥有富人那种仪态举止。她总是在寻求住在“挺好的”社区，也不管能不能负担得起，在礼仪方面，她也尽量严格要求。

“亲爱的，我真希望你别那样做，”有天早上吃早饭时，她跟萨拉说。

——“做什么？”

“像那样，把吐司的硬皮浸到牛奶里。”

“哦。”萨拉从自己那杯牛奶里，把浸泡过的长长的一条黄油吐司硬皮捞出来，牛奶还在往下滴，就拎向她伸出的嘴巴。
“为什么？”她嚼了并咽下去后问道。

“原因很简单，样子不好看。爱米莉比你小四岁，她就不会做那种幼稚的事。”

对了，就是这样，她总是以上百种方式，暗示爱米莉比萨拉更有派头。

在她清楚地看到自己不可能在特纳弗莱的房地产界取得成功时，她开始经常花上一整天时间去别的城镇或市里，把两个女孩留在别人家。她不在家，萨拉似乎不介意，但是爱米莉介意：她不喜欢别人家里的气味，她吃不下东西，还会担心一整天，想象发生了可怕的交通意外，要是普奇迟一两个钟头来接她们，她就会哭得像个婴儿。

秋天时有一天，她们去一家姓克拉克的家里待，她们带上了自己的纸娃娃，以防没人跟她们玩，那好像很有可能——克拉克家的三个孩子都是男孩——可是克拉克太太提醒过她的大儿子迈伦要当个好主人，他也看重自己的职责。他十一岁，那天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她们面前逞能。

“嗨，看着，”他总是在说，“看这个。”

克拉克家后院离房子最远的地方，有一根与地面平行的铁管，用铁支架撑着。迈伦翻单杠很拿手，他会冲向单杠，衬衫后摆在毛衣下面飘动着，他双手抓住单杠，把脚后跟晃起来，伸到

单杠下面,再到上面,然后用膝部吊着;接着他手伸上去,翻个身,落到地面,震起一股灰尘。

后来,他带领两个弟弟和格兰姆斯家两姐妹玩起复杂的打仗游戏,之后,他们进屋看他的集邮收藏,等到他们又去外面时,没什么好玩的了。

“嗨,你们看,”他说,“萨拉长得刚好到了单杠下面,碰不到。”确实,她的头顶离单杠差不多半英寸。“我知道我们要干吗了,”迈伦说,“我们让萨拉以最快的速度跑向单杠,她会刚好擦着单杠跑过去,看着会很带劲儿。”

定了约有三十码的距离,其他人站在边上观看,萨拉开始跑了,她的长头发飘了起来。谁都没意识到萨拉跑起来会比站着时高——爱米莉意识到时,晚了几分之一秒,甚至来不及喊出声。单杠正好磕在萨拉眼睛上方,爱米莉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声响——“咚”——接着萨拉就倒在泥地上扭着身子尖叫,满脸是血。

在和克拉克家的男孩往房子那边冲去时,爱米莉尿湿了裤子。克拉克太太看到萨拉时,也发出了一小声尖叫,接着她用毛毯裹着萨拉——她听说过事故受害者有时会休克——开车把她送到了医院,爱米莉和迈伦坐在后排。当时萨拉已经不哭了——她从来不怎么哭——可是爱米莉才开了个头,在去医院的一路上,还有在急诊室外面的走廊上,她哭个不停。克拉克太太从急诊室出来了三次,先后说的是“没有骨折”、“没有脑震荡”和“缝了七针”。

后来他们都回到那座房子——“我从来没见过有谁能够那